

謀陰舊的樣花新

著禹紹陳



新華書叢第十九種

新華報館印行

種九十第書一羣新

樣花新的謀陰舊

著禹紹陳

行印館報日華新

月三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舊陰謀的新花樣

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在延安各界民眾

抗日討汪大會的演講

(一) 汪精衛是近衛的傳聲筒

同志們！各界同胞們！

今延安的五六千同胞在這裏開抗日討汪大會！為什麼我們大家把抗日討汪聯在一塊呢？因為過去以親日派領袖著名的汪精衛，現在公開的去當漢奸賣國賊頭子了！根據最近中外各種通訊社的消息，汪精衛瞞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瞞着國民政府，從重慶私自開小差逃走了。先逃到昆明，然後再從昆明逃到河內。在他初逃走的幾天恐怕中途被人拿獲，於是還裝腔作勢地說甚麼出國養病等等騙入的假話。但是，到了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香港發表了他十二月二十九致國民黨中央黨部電以後，汪精衛的漢奸面目完全暴露了！汪精衛在他致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電報裏說些甚麼？他就

是把敵相近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所謂關於『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像鸚鵡學舌一樣重複了一遍；同時，他並公然無耻地說：國民政府應即以近衛聲明的原則作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近衛聲明所講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內容是甚麼呢？就是所謂『本中日滿三國將來將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睦鄰親善、共同反共及經濟合作為共同目標』。而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提議，却恰恰就是以『親鄰好友、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條原則作為中日談判的根據。因為汪精衛不過是近衛的傳聲筒和應聲蟲，所以我們只要駁斥近衛的狂妄，同時，也就完全駁斥了汪精衛通電的無恥。而駁斥近衛聲明的最完全最有力的文件，就是蔣委員長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重慶總理紀念週上的訓話。蔣委員長這篇有歷史意義的訓詞，不謹將日寇滅亡中國的各種陰謀揭露得體無完膚，而也就預先把汪精衛二十九日通電宣判了死刑。

(二) 所謂東亞新秩序就是滅亡中國

請聽蔣委員長怎樣駁斥近衛關於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狂吠吧！蔣

委員長說：

「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是日本人最自命得意的口號和作法。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者，即在『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密切聯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化，撤除經濟壁壘，而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期東亞之安定』。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於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立。此項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為基礎。」大家要注意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中國已變為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聯絡而成的。目的是甚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壁壘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滿、日、支經濟單元』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扼制中國經濟的命。大家試想，『建立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着

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推翻東亞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蔣委員長這段話完全對的。日寇口裏講的和心裏想的『所謂東亞新秩序』，首先就是在滅亡中國，奴役中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秩序。

日寇近衛所講的所謂『陸隣親善』和汪精衛所講的所謂『善隣友好』的內容是甚麼呢？這就是汪精衛通電中所特別得意洋洋地說的那一段：「日本對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的主權，日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全其獨立」。敵寇的這種騙人的陰謀和汪精衛的這種為敵巧辯的技倆，蔣委員長在其訓詞中曾作了義正辭嚴的揭露。請聽蔣委員長怎樣駁斥敵寇漢奸所謂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及交還租界和廢除治外法權等甜言狡計吧！蔣委員長說：

『在他的（即敵寇的——作者附註）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然席捲以去，還要求甚

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欲在前，自然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首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他發動兵力來到我們領土內作戰，侵畧責任灼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讓他掌握了中國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的皮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奇，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經已鼓吹代為管理，要收回中國的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他的奴屬國，也要降為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為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麼？』

(三) 蔣委員長駁斥得理直氣壯

蔣委員長這段話完全對的。日寇明明派兵佔領全中國領土，還無耻地

說，無領土野心！日寇明明想佔領全中國資財，當然用不着談甚麼賠款！同時，的確蔣委員長說得對，如果講到賠款的話，我們是要日寇賠償一切戰爭損失的，因為是由敵開，敵人應付戰爭禍首的責任！日寇既然志在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那麼還用得着甚麼治外法權和甚麼租界呢！對於日寇漢奸要求允許日人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自由問題，蔣委員長尤其駁斥得理直氣壯和精誠感人。蔣委員長說：

「此外，他更提出中國應給予日本臣民以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權，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平凡，可惜他沒有知道中國人對日本人過去在華所造的罪惡，是留有怎麼樣一個深刻普遍的印象，老實說，中國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它的特務機關和爲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造白麵，銷售海洛英、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豢養流民，製造漢奸，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所以開放內地的居住和營業自由，在中國將來法政完全獨立以後，對其他國家不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對於日本，除非我們

願意受其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放棄維持治安的權利，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善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膏血受其吮吸，就沒有人會應允的。日本人應該不會健忘，所謂內地居住營業自由，不就是和當年所謂東北商租權有同樣的性質嗎？當民國十八年的時候，它現在的外務大臣有田，以東亞局長的資格，奉它內閣總理田中之命來南京交涉，當時我們就堅決拒絕，不肯答應這個商租權的要求，竈使拿它軍事來佔領我們東北，而決不肯與它訂立這種禍國喪權的不平等的條約。爲甚麼？就爲的日本給我們的印象太可怕了，其居住所到之地方警察權，經濟權都要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當時的商租權問題，猶不過是東北一隅局部的事情，我們尙且不能應允，現在它更擴而大之及於我們的全領土，而且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試問我國民尙能有考慮之餘地嗎？

(四) 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實際就是滅華

日寇和汪精衛所講的『共同防共』的內容是甚麼呢？蔣委員長在他的訓詞中也作了明白的揭露。請聽蔣委員長怎樣揭露敵寇漢奸的所謂『共同防共』的陰謀吧！蔣委員長說：

『我們可以說，它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它歷年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為不願上他的圈套，寧使忍受着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寧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為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亡華，即使有對俄意味在內，也只佔一小部份，而其大部份，則在於滅華。不然，它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正是對俄關係，那末，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衝突時，何以它的駐蘇大使董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鄙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它之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只不過外欺世論，內

欺國民，而要向中國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為特區，我們也不會有七七的抗戰。

蔣委員長這段話完全對的。日寇漢奸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實際上就是要滅華，就是要把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完全拿在日寇的控制之下，就是使中國變成日本的奴隸國。同時，蔣委員長指出日寇漢奸所謂防共的目的，『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只佔一小部的成分，而其大部成分則在於滅華。』蔣委員長這一指示，不僅澈底揭破日寇共同防共的假面具，而且也給了那些狂呼亂叫『中國抗戰是替蘇聯打仗』的糊塗蟲或別有心肝的搗亂抗戰的分子以當頭的棒喝。

(五) 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就是日滿經濟的合作重演

最後，日寇和汪精衛所講的『經濟提攜』或『經濟合作』的內容是甚麼呢？蔣委員長在他的訓詞中也作了明白的揭露。請聽蔣委員長怎樣揭露敵寇漢奸的所謂『經濟提攜』或『經濟合作』的陰謀吧！蔣委員長說：

『所謂「經濟單元」和「經濟集團」，這在日本倡導多年了，最近此論依然盛行，而且也猛力進行，這是『東亞協同體』中間的主要環節。他們隨時改變着口號，有時稱經濟提攜有時稱經濟合作，而其政府十一月四日宣言，則稱為「經濟聯系」。十一月底的敵國報紙，載着『日滿支將成立經濟單位，今後將禍福與共』；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有田說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決定開經濟會議，以謀日滿支經濟密切的結合，而強化「經濟單元」。此類經濟關係，世人稱謂「經濟集團」，在事實上，在他們作為經濟吞併工具的「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早已成立了。日滿支經濟懇談，開了不止一次了。其所謂企劃院，也於近衛發表聲明之第二天，作成「日滿支生產力量擴充計劃案」了。他這個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佔東亞的霸權，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吸吮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

存。」

蔣委員長這段話完全對的。日寇漢奸所謂中日的「經濟提攜」或「經濟合作」的實際內容，就是日寇已經實行的所謂『日韓經濟合作』和『日滿經濟合作』的重演。土地，森林，礦山，銀行，鐵路，海關，稅收，工廠為日寇所佔有和受日寇所支配，內外商業受日寇所壟斷，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和牛馬奴隸的慘狀，這就是日寇口裏講的，心裏想的和在朝鮮，台灣以及我東北四省及一切淪陷區域裏手裏做的真實情形。

(六) 在抗戰緊急之際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

正因為近衛聲明的真實內容是這樣陰險惡毒，所以蔣委員長在他的訓詞中把近衛聲明估計成「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狂妄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而汪精衛在開小差以後，居然把近衛聲明一部分直抄，一部分改裝巧扮，作為自己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建議，這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人所幹的下流勾當。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因此決定永遠開除汪

兆銘的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這是絕對正確的。請聽中國國民黨開除汪精衛黨籍決議全文中的重要的一段：

「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艷日來電，竟主張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狂悍聲明爲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騰之報章廣爲散發，以建議中央爲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爲敵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爲敵張目，更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此行爲而言，純爲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爲救亡圖存，而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欲根本消滅敵人侵畧之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誠團結，將士則踊躍用命，萬衆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可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益彰，技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敵慨愈切，決心愈堅。汪之所言，不僅爲中央所痛絕，實亦爲全國民衆所不容。查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自定主張，本黨

紀律，更絕對不允許逾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則，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動，其爲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卽予以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

我可以完全有把握的說：不僅今天到會的幾千民衆，不僅全延安的各界同胞，不僅全陝甘寧邊區的將近百萬的民衆，而且不僅全中國四萬萬的同胞，就是全世界一切主張正義的人士，都熱烈地擁護蔣委員長駁斥近衛聲明的演講，都一致擁護中國國民黨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電發表以後，汪精衛從親日派領袖的地位公開走到漢奸賣國賊頭子的道路！汪精衛背叛了中華民國，叛背了中華民族，背叛了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背叛了國民黨，背叛了中國人民！汪精衛無恥地出賣我們英勇犧牲的百餘萬將士的寶貴生命和鮮血，無恥地出賣我們千百萬受敵屠殺，受敵侮辱，受敵姦污的父老兄弟姊妹的深仇血恨，無恥地出賣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和主權！同時，汪精衛也就永遠地出賣了他自己的人

格和自己的靈魂。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電發表以後，汪精衛成了日本法西斯軍閥的走狗。現在汪精衛不僅是國民黨的叛徒，不僅是國民政府的敵人，而且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汪精衛不僅永遠沒有資格作國民黨黨員，而且永遠沒有資格作中華民國的國民！因此，我們不僅熱烈地擁護國民黨開除汪精衛國籍的決議，而且願意看到國民政府開除汪精衛國籍的明令。因此，陳誠，李宗仁，白崇禧，程潛，衛立煌，張發奎，余漢謀，薛岳，李漢魂，鄧錫侯，潘文華，龍雲等前線將領要求明令通緝汪精衛的通電，各地方政府和國內外國民黨黨部要求以國法懲處汪精衛的提議，一定能得到今天到會同胞和全國人民的響應和擁護！

(七) 汪精衛媚敵投降的行爲不是偶然的

同志們！各界同胞們！

汪精衛叛黨賣國，媚敵投降的行動是偶然的嗎？不！絕不是偶然的。這是他的恐日，親日的必然結果，這是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滅華陰謀的又一幕公開暴露。大家都記得：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寇處心積慮所企圖實現

的陰謀是『以華制華』，要想實現這一陰謀，日寇首先不能不企圖破壞和分裂握有最大權力的中國國民黨，而卑懦成性和自私著名的汪精衛，因此便早已成為日寇垂青的對象。還在幾年以前，東京報紙便公開稱李完用、鄭孝胥，汪精衛爲『東亞三傑』。幾年以來日寇特務機關對汪精衛用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汪精衛也就一步一步地深入日寇的套圈。大家都記得：九一八事變以來，高唱『對日不抵抗』和『三日亡國論』的是汪精衛，主張簽訂出賣上海抗戰的淞滬協定的是汪精衛，主張簽定出賣平，津，冀東的塘沽協定的是汪精衛。而當民國二十四年秋冬之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呼聲風起雲湧之時，因反對抗日而在國民黨五全大會被刺中三槍的也是汪精衛！在被刺送往外國以後，日寇不是停止了利用汪精衛的陰謀呢？汪精衛是不是因而有了新的悔悟呢？沒有，日寇特務機關與汪精衛之間，在這個時內期，據說依然是眉來眼去，信使往還。到西安事變不幸爆發之時，在日寇特務機關的唆使和德國法西斯蒂的慫恿之下，汪精衛不分晝夜的兼程回國，圖企阻止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造成中國大紛亂，自己從中扮演一個中國的